

中  
国  
国  
外  
获  
奖  
作  
家  
作  
品  
集

# 陈丹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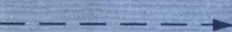
1996年

- 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
- 获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
- 获德国青少年评委金色书虫奖

卷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陈

丹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陈丹燕卷/陈丹燕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10  
ISBN 7-222-03104-9

I.中... II.陈...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798 号

策划组稿: 项万和  
责任编辑: 项万和 黄 慧  
装帧设计: 袁亚雄  
插 图: 王 军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陈丹燕卷**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彩印厂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44 千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

ISBN 7-222-03104-9/1·846 定价: 23.10 元



I217.01  
C398

中 国 外 获 奖 作 家 作 品 集

## 序



云南人民出版社准备推出这样一套丛书，这无疑是一阵及时雨，是别的出版社

还从未做过的。他们还准备收集获奖作家的评奖资料和获奖的性质等，并请文学评论家对作家的获奖作品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进行评介。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十分合理的，十分有意义的。这些举动将会受到全国读者的欢迎和感谢，我个人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我的敬佩敬仰之感。

我一向主张，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增进人民与人民间、民族与民族间相互理解和友谊的重要手段，是值得大力提倡的。鲁迅先生主张“拿来主义”，意思是把外国的，主要是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为发展我们的文化，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借鉴。为什么要“拿来”呢？因为好东西列强是不会主动送来的，

要送的话，就是鸦片烟。鸦片烟我们拒绝，好东西却要自己去拿。

最近几年来，我提倡一种“送去主义”，意思是，我们祖先发明的许多好东西，比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等，早被外国人“拿去”了。今天我们仍然有许多好东西。但是西方人自产业革命以后，以“天之骄子”自居，受过我们的恩惠一事，他们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这些好东西他们也不来拿。中国的饭菜，他们觉得味道还不错，忙不迭地拿去了。我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当代的，他们却不大肯垂青。我个人觉得，这现象并不正常。外国文学作品译为汉文，帮助我们新文学的成长与发展，我们的文学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范围，与国际接上了轨。今天我们的文学也能帮助国外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投桃报李，他们不来拿，我们只有“送去”，这就是我的“送去主义”。

幸而外国的文艺界不全是“排华派”。他们出于不尽相同的考虑与动机，有时候也重视一下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认为优秀的，也授予文学奖。现在这一套丛书就是中国作家获得外国文学奖作品的集成。这些作家可以说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增了光，为中外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为促进中外人民的理解与友谊立了大功。我们由衷地对他们表示敬佩，并诚挚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作家能够获得外国的奖，多多益善。

外国给中国作家颁奖这一事实，按照我上面的说法，可以说是外国的“拿来主义”。而在中国方面来说，则是“送去主义”。总之，可以说是“拿来”与“送去”相结合的行动。我也希望这样的行动能够继续不断，多多益善。

我在这里想做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获得外国文学奖的中

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是优秀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不必再赘述。那些没有获得外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怎样呢？这些作家的数目大大地超过前者。在这些作家中有鲁迅、茅盾、沈从文、老舍、曹禺等等。谁能说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优秀呢？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外国文学奖意义有多么重大，它仅仅是对一个中国作家进行评论时的参照系，不能是主要的标准，更不能是惟一的标准。这一点，我想大家是能够同意的。至于赫赫有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国内有很多的膜拜者。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我认为，对中国文艺界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有起到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原因我们的潜力还并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为今之计，我国人民，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作家，应当自强不息，建立信心，不排外，也不崇外，埋头苦干，争分夺秒，我们国家总会强盛起来的。外国某一些领导人和老百姓，既患了红眼病，又患了白眼病。红眼的就让他们红下去吧；白眼的终会垂下青来的。至于我们作家在下一个世纪能起什么作用，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炼”，只要我们努力不辍，我们文学的光彩终会照亮全世界的。

是为序。

季红林

# 目 录

##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陈丹燕卷

.....序	1
.....主要作品目录	1
.....国外发表作品目录	2
.....陈丹燕论	3
.....评论	37
.....代表作品	53 九生
.....	210 女中学生之死
.....	301 玻璃做的夏天

ADD70/04



主要作品目录



- 《女中学生之死》
- 《独自狂舞》
- 《玻璃做的夏天》
- 《一个女孩》
- 《上海的风花雪月》
- 《上海的金枝玉叶》
- 《上海的红颜遗事》

国外发表的主要作品



- 《上海的风花雪月》
- 《九生》
- 《独生子女宣言》
- 《女中学生之死》
- 《花园》

## 陈丹燕论

刘绪源



陈丹燕的创作，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作为儿童文学

作家的陈丹燕；

第二阶段——作为女性小说作家的陈丹燕；

第三阶段——作为畅销书作家的陈丹燕。

其中，第二阶段的主要作品，可举出她的长篇三部曲《心动如水》、《独自狂舞》和《纽约假日》（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虽然它们也有较高的文学性，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就影响面来说，终究是不能同她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相比的。所以，本文略过第二阶段不谈，只着重论述“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陈丹燕”和“作为畅销书作家的陈丹燕”。

a.

陈丹燕的儿童文学作品，无疑是大受少男少女们欢迎的，尤其是那些感情细腻的女孩子们。

可是，她们（他们）为什么欢迎呢？

一思索这个问题，我就不由得想到好多年前的一次聚会。那时陈丹燕初入文坛，刚发表了几个短篇，却已引人注目。那时以郑渊洁为首的“热闹派”童话正风靡一时，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孩子在为这些童话着迷（说心里话，那确是儿童文学很兴旺的一个时期）。上海的那次中小型的沙龙式的聚会，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一位“热闹派”作家的作品。大家发言发得差不多了，远不如现在这么会说话的陈丹燕，带有几分犹疑似的、吞吞吐吐地也说了几句。她说读这位作家的作品，耳朵边上老像在乒乒乓乓响成一片，真的很热闹，相信小读者们也会读得很兴奋的；可是一篇篇读下来，那种让你的心在阅读中悄悄颤动一下的感觉，是没有的。我很少参加这类聚会，从半是旁观者的眼光看，陈丹燕的这几句话，实在是那天会上最精彩的发言了。

的确，“热闹派”的作品和陈丹燕式的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但二者都深受小读者们的喜爱。相比较而言，一个较为外在而一个较内在；一个有强有力的悬念和奇异的故事扣人心弦，一个虽然也会有故事但那故事毕竟只像我们周围日常的人生一样缓缓流动；一个只消随便翻两页甚或读上几行，就会被热烈的气氛裹挟着推涌着一气读下去，一个却需要

静下心来，用自己的心去体验。谁都相信孩子们是爱热闹的，也懂得易于接受外在的东西（比如较为浅露的玩笑或夸张的外形动作）是孩子有别于大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陈丹燕的作品仍然受孩子们欢迎。那欢迎的程度有时令人惊异和感动。所以，探讨一下它们何以如此受欢迎，委实是件很有意思，也很有诱惑力的事。

b.

在我读了陈丹燕的大量作品之后——包括她为成人写的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品，我感到，她最感人之处，并因这感人而吸引人，使人读了她的作品还愿意反复再读，读了这一篇还愿意读以后的新作的关键之处，是在于她对人生的有点独特的总体感受，或者说是她的那种人生的态度。

这是一种相当忧郁的人生态度。

请不要惊讶于我对“忧郁”的这种推崇。在有些时候，忧郁，确是与人生的底蕴相暗合，也与审美的规律相沟通的。如果它不是一种病态的情绪，而是一种积极的、很美丽的情感的反映的话。

首先，这种忧郁起源于一种细腻的感受力。必须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沉静下来，让自己的心较为专注地倾听周围的声音的人，也就是说，一个能体察自然和人生的种种细节，能体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微妙的情感关系的人，尤其是一个能够并善于长久地注视自己的内心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感受力。过于麻木或过于粗疏的人，是得不到它的，从而也就没有“忧郁”可言了。

作者有一篇散文，叫《后院的绿草地》（后来她又把这篇



作品中的材料，吸收到长篇小说《一个女孩》中去了，以致那小说的第一章也用了这标题，可见她对于自己的这片“后院”的重视)，她在其中写道：

……小时候喜欢一个人独自玩，因为大家一块玩的许多游戏，我都玩不过别人，总的来说，是个笨的女孩，但别人过分不满意我，我会感到难过，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渐渐就养成了自己玩的习惯。自己玩的时候，心是很安静的。

也许，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绿草地上，她开始培养起了自己细腻的感受力？

在她的最初的创作中，这种感受力就为作品带来了光彩。她的一篇发表在《少年报》上的短小说《当有人遇到不幸》，可能就是她的“处女作”吧，写一个小女孩在父母离婚的当晚的心情。妈妈走了，家里顿时没了人气。作者写道：

这时候我才发现，天已经蒙蒙黑了，大院里，别的人家都开灯了，黄的灯，白的灯，花窗帘儿。

家里没人做饭了，爸爸让她去买生煎馒头。这时她发现——

傍晚，敞开窗户的人家有人在轻轻地唱歌。

院子里空荡荡的，小朋友都回去了，没人在玩。

三楼阳台上，有个女人喊：“回来吃——饭——喽”

后院远远的地方，也有个女人在喊：“吃——饭

——喽”

虽说这都是孩子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却也是作者平时积累的细腻感受的再现。如果没有对黄昏时来自各个家庭的灯光和“花窗帘儿”的充满感情的观察，没有从呼喊吃饭的声音中感受过日常的家庭生活的美好和珍贵，那么她一定是写不出这一切的。

后来，这种细腻的感受的表达，就愈来愈趋于深刻了。在那篇造成了一定影响的《上锁的抽屉》中，有这样一段：

那是个春天的晚上，窗外有棵泡桐树，这会儿枝上开满了沉重的、淡紫色的花朵。我最喜欢那种花，香淡淡的，不注意的时候闻到了，死命闻的时候，就没有了。一点不缠人。我理想里的女人，就应该是这种样子。楼下陈家开着的窗户里，有人在学弹吉他，叮叮咚咚的，让人想到流水在石头上滴下来。我感到心里有一股奇怪的东西一动一动地弥漫开来，有些甜蜜，又有些忧伤；有些温柔，又有些慌张。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味儿。

读着这样的段落，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在他的《前夜》中，初恋的女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也曾给我带来过类似的深邃、幽微而又纯净美丽的感受。

当然，单是这种细腻的感受力，还是不会引出“忧郁”来的。这种感受力一旦与另一件东西遇合，麻烦就大了。——那东西就是“诚实”。

## c.

我说的诚实，就是在艺术评论中人们常说的真诚。法国雕塑家罗丹曾说：“艺术是一门学会真诚的功课。”信然！真诚，也就不能掩饰，就必须实话实说，就会把人生的种种奥秘都发掘和表现出来；这一切，加上细腻的艺术感受，于是，作品就会渐渐达到别林斯基所说的那种至高的境界，亦即：“真实到令人害羞的程度。”

读陈丹燕的作品，是常常会因其大胆坦率而惊讶，却又因其真实得无可逃避、因自己和她笔下的人实属同类而愧怍不已的。从而，在获得了复杂的审美体验和人生感受的同时，也就开始改变某些既成的眼光和看法。在这一点上，孩子与成人的所得有深浅的不同，但感受的性质与趋向却是相近的。

在散文《伦敦铁桥垮下来》里，作者不留情面地写出了孩子身上的“恶”，而大人对孩子的态度的那种传统的虚伪，她则说得更不留情面：

把小孩当成宁馨儿，是太自作多情的错误。大人回首看到身上被生活弄脏的地方，就把关于人类完美的幻想寄托在小孩身上，而每每以一个小孩做崇拜的样子，来表示自己天良未泯，是不是很矫情？

……为什么大人总爱在小孩面前善良温柔一会儿？即使不是这样的人没长这样的心，装也装得天使一会儿，而且全部好为人师。但实际上，个个都做过欺骗小孩的事，回想童年，有谁没觉察过欺骗？半夜梦醒时，当乌云遮住月亮，扪心自问时，有谁能说没

骗过小孩？为了在小孩眼睛里保持一种上帝感。

大人和小孩的区别，也许只是在于：孩子的恶也是干净的，大人的善也是沾染尘土的。

这样的笔墨，我有时觉得不能光用“通达”来概括，简直应该归之于“残忍”。在她的代表作《女中学生之死》发表之后，我和她，还有另一位当时也同她一样出名、现在则比她更出名的女作家，一同在一间咖啡馆里小坐，我信口开河地评议了一通，说两人的作品比较而言，陈丹燕略高一筹，关键在于她更“残忍”，敢于也善于把伤口撕得更开，这就使作品更接近于生活的底蕴，更真实也更深刻。钱钟书先生说的“刻薄人能作文”，对于写作儿童文学，我以为说到底也还是合用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另一位作家当时的创作太过温柔敦厚，不能有大的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没有因此得罪那位作家，她还是很聪明地吸纳了我信口而谈中的一点合理的成分，这使我甚觉欣慰。而“残忍”二字，虽说用在一个女作家身上，本也过于残忍，但我自信，这是真正抓住了陈丹燕作品的要害的。只要认真读了《女中学生之死》（如能再读一读她的小说《绯闻》和散文《天空真蓝》，则更好），我想，会有不少人同意我的看法的。

小说《一个女孩》是作者想了好多年，也花了很大心血写成的作品，所写的是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一个小女孩子的经历——其实多半是她自己的经历。这不同于那种写“重大事件”的小说，虽然作品中也处处有重大事件的折射和发生重大事件时沉重逼人的气氛，但毕竟还是一本很私人很心理的小说。它是一个孩子在那样一个扭曲的时代心理成长的纪录，